

爱之所在

■董素芝

2011年,当林雪儿挟着她的《妇科医生》闯入文坛时,像雾霾的天空突现红日,呈现出迷人的温暖。韩少功赞其作品:“哀婉动情,作者有颗大心。”一向吝词的阿来称其作品:“复杂的精神诠释复杂的社会变迁:一条江流着,一群人活着,江声浩荡,生命不息,天使之爱永恒。”

此后,这个在文坛尚显陌生的林雪儿,带着她的“大心”醒目地驰人文坛。

三年后的今天,林雪儿带着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亲爱的宝贝》叩开了北京的大门。她用自己一贯优雅、纯净、饱满的笔触和人文情怀,通过医院的产科平台,刻画了社会变革时期的众生群像,这个由群像织成的网络,把官商勾结、医患矛盾、情感困惑、婚恋家庭交织在一起,并以他们面对生死的态度叩问当代人的灵魂。

在世界日趋破碎、混乱的当下,在这雾霾笼罩的今天,当消费、享乐主义成为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主流生活,面对灰头土脸的现代生活,作家该如何在破碎和混乱中提升精神的存在?这是每一个优秀作家都在思索和自省的问题。米沃什说:“我们这个世纪的诗人,包括我自己的作品,都有着过多的否定和虚无。想到这一点,我感到悲哀。每当我我们

人类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存充满着恐怖和苦难时,诗人们眼中的世界便成为黑暗的一团,刻结着各种冷漠残暴的力量。然而,在个人的人生历程中,我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,在危险时刻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。”

林雪儿的奇异是,在如此的当下,她写出了久违的崇高以及对人为什么而活的精神拷问。在她的《妇科医生》和《亲爱的宝贝》两部长篇里,我们都感受到了崇高的力量和永恒不变的天使之爱。在《妇科医生》中,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希波克拉底誓言为终身信条的白衣天使——江小鸥,一个与世无争只追求纯粹理想的人,一个处处碰壁并不言弃的理想主义者。在《亲爱的宝贝》里,这种理想人格在女主人公梅青身上得以延续,她单纯而充满爱心,散发着健康而明快的气息。特别是面对最先出场的海眉金钱上的诱惑,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正义力量和对善恶美丑的清晰明辨。

无论是《妇科医生》,还是《亲爱的宝贝》,其实都是医者的心灵成长故事,且是“大医”的心灵成长故事,林雪儿对书中主人公精神和心灵世界的描绘,丰满、美丽、生机,昭示了一种严肃且意义深刻的人生。在她的作品里,爱和爱情仍是催生奇迹的人性火把,让她笔下的人物丰沛而鲜活。

作为一个每天与病人打交道的妇科医生,林雪儿对现代生活的敏感和痛感并不少于其他的作家,在《亲爱的宝贝》中,她的笔下有无端被抛弃的孩子丁点儿;有生下来因缺两个椎骨被父母抛弃在医院里的婴儿33;还有为爱献身,因和艾滋病患者同居而患上艾滋病,生下孩子又死去的水莲;更有给未出生孩子写了很多信的梅青,有一天突然在电梯里被人扎了一刀,丢了孩子,而原因只是因为嫉妒她漂亮,等等。诸多生命的死亡,让人有悲多于喜之感。同时,她作品中出现的善与恶、美与丑的较量,也促使我们深刻地思考人类存在的内在问题,看到了闪耀在其中的精神元素,使林雪儿的写作有了超乎同时代作家的力量。

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,有许多的不满,但悲悯让她反省思考,她没把这种罪过归到谁的头上,而是觉得谁都是有罪的,谁该忏悔。正因此,林雪儿并没有顺从于这种现代生活的残酷和黑暗,而是选择了爱,站在人性之爱的角度去书写人性的崇高。

即有神

林雪儿的精神高度和深度在这一瞬间得到了生动记录。这时的林雪儿,与其说她的爱已由个人上升到人类,不如说她是在一种被提升的精神存在中与我们对话。而这种提升正是力量所在,是一个作家内在的精神力量。

这种内在的丰盈超然之美显示了一种向上的精神之姿,张扬出为信仰所造就的生命的生命的美丽,会唤起我们生命中对爱的冲动。蕴藉在这种纯粹的文学氛围里,让我们有勇气重返一个古老的话题,人为什么活着?想起诗人王家新的诘问:“我们为什么写作?是为了给一个消费时代做一些文化点缀,还是坚持逆流而上,以我们自身的方式加入到世世代代诗人对其‘天命’的承担之中?”

不错,林雪儿一直把文学作为承载自己的方舟和宗教,诚恳地表达自己对人生、对社会正在发生的思考,试图通过文字呈现人类精神生活隐秘的种种困惑,把生命中烙下强烈印痕的东西表达出来,让美、感动、尊严等神圣的情感留下来。她不仅把它看作是作家的责任,且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对“天命”的承担中。

毫无疑问,一个把写作与信仰结合,并把信仰付诸实践的作家,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,一个有力量的作家。说到有信仰写作,我们会想起伟大的托尔斯泰,想起他的《复活》。因为托翁这部世界观转变以后的长篇小说,以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做人的良心拷问为基点,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反映了男女在“灵与肉”之间的痛苦挣扎。有人说,“它把19世纪末整个俄国的现实熔铸进去,上面刻有穷人、贵族、狱吏、监犯、革命者、医生、妓女、学生……里面混合了忏悔、怜悯、宽容、无耻、欺诈、放荡……”这里,作者唱出了人类艺术最崇高的歌:“我们为不幸者洒一掬泪,人世的悲欢感动我们的心。”这也是托尔斯泰更让我们崇敬的原因。

在中国作协为《亲爱的宝贝》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,谈到自己的书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时,林雪儿曾因惶惑而哽咽。她说,一个怀孕

的女记者,不仅自己看书,还在书上写下她对孩子要说的话,还坚持为一个有眼疾的朋友,朗读完《亲爱的宝贝》。我除了欣慰,更多的是一种怕,怕我的不够认真,怕我的爱不够宽广,怕那些黑暗的绝望,对不起将要来临的孩子。正如书中一段话,“等待你的我,听到星空下的罪恶都是亵渎,我该是沐浴了身,还要沐浴了心来等你”。

这时,坐在我们对面的林雪儿优雅、温婉、知性,她的哽咽又透出柔弱,从她缓慢动情的简短话语中,你似乎无法找到她能扛起神圣和崇高的那种坚强,更猜不透她把生活和艺术怎么能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?只有在这哽咽中你才感受到了她对爱的执着,和对崇高的向往。

面对别人“你是一个妇科医生,写的也是一个妇科医生,怕不怕别人对号入座?”的诘问,她说,我是一个医生,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在解除人身体上的痛苦。付出与感激,每一天都是慈悲的修炼。面对文字时,也有一颗常常是安慰的心,希望笔下呈现的是一个有希望的值得活着的世界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母亲与父亲,生命的来来去去,充满了变数,唯独不变的是爱。我写这种爱。

那么,就用伟大的托翁的那句著名的话来作结吧:“爱之所在即有神。”

是的,我相信,是爱,是大爱大心赋予了林雪儿的神性和无尚的荣光。



林雪儿第一部著作《妇科医生》封面



林雪儿第二部著作《亲爱的宝贝》封面